

小小说 | 借光者

疯狂小编 | CrazyEditor | 2026-06-13

结婚七年，我才知道我的妻子林晚是一个“借光者”。她不爱我，她只是爱我能看见她的这件事本身。

我的世界是黑白的。不是比喻，是生理事实。

在这个只有灰度组成的世界里，林晚是唯一的例外。她总是穿着红色的连衣裙，虽然在我眼里那是一片深灰，但她坚持说那是红。她会指着花园里的郁金香，兴奋地问我：“阿恒，你看这颜色多美！”

我只能点头，用手抚摸花瓣的脉络，告诉她：“很柔软。”

林晚是美术老师，她热爱色彩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。她嫁给我时，所有人都说这是个奇迹，一个活在黑白里的人，娶了一个活在彩虹里的人。只有我知道，她看我的眼神，不像看丈夫，更像在看一块等着被填色的画布。

问题是从半年前开始的。林晚开始夜不归宿。

回来时，她身上总有陌生的气味。有一次是松节油的味道，还有一次是一种很贵的男士古龙水。我闻得出来，但我不敢问。我只是个色盲，我能给她什么？连她最爱的红色，我都无法真正理解。

直到那天，我请了假，跟着她。她走进了一家废弃的美术馆。我躲在窗外，看见她站在空荡荡的展厅中央，对着一面白墙手舞足蹈，仿佛那里挂着绝世的油画。

我拿出了手机录像，想看看那面墙到底有什么魔力。但屏幕里，只有我那穿着深灰色衣服的妻子，在对着空气痴笑。没有画，也没有墙上的色彩。那一刻，我的心跳漏了一拍——监控镜头，看不见她。

我冲了进去，抓住了她的手腕。那种触感很奇怪，比平时要轻，像抓着一团即将散去的烟雾。

“你是谁？”我吼道，“你根本不是人，对不对？”

林晚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惊恐的表情。她不再伪装，眼泪流下来，在我全色盲的眼睛里，那是浑浊的液体。

“阿恒，我不是故意骗你的。”她颤抖着说，“我是一个残次品，一种只有拥有强烈视觉欲望的生物才能看见的……投影。正常人看不到我，除非他们极度渴望某种颜色。”

“那些男人呢？那些味道是怎么回事？”我感觉喉咙里堵着一块炭。

“我需要能量……也就是‘注视’。”她绝望地闭上眼，“只有当你这种全色盲能一直看见我，但我太孤独了。他们能看到我的色彩，哪怕只有几分钟，我也觉得自己是活着的。阿恒，你是唯一能一直看见我的人，但这太沉重了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们相对无言。

第二天，我去看了眼科医生。有一种实验性的基因疗法，也许能让我看见颜色。手术很成功。拆开纱布的那一刻，世界像炸弹一样在我眼前炸开。

那是绿色！那是蓝色！那是林晚裙子真正的红色！

我激动得想哭，跌跌撞撞地跑回家，想第一时间告诉林晚这个好消息。我要和她一起分享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。

我冲进画室，那里空无一人。只有地上的一张纸条，上面用彩铅写着一行字：

“阿恒，当你看见色彩的时候，我就消失了。因为在你的眼里，我不再是特殊的‘唯一’了。再见。”

我发疯一样地四处寻找，但哪里都没有她。在拥有了一切色彩的视网膜上，唯独容不下一个林晚。

三年后，我成了小有名气的画家。但我画的每一幅画，都是黑白的肖像。

人们说我的画充满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孤独感。他们不懂，我是在用这种方式，呼唤那个消失在色彩中的人。

后来，我故意在调色时弄伤了眼睛，视神经受损是不可逆的。医生叹息说，我再也看不见颜色了。

回到那个熟悉的黑白灰世界时，我在镜子里，看见身后站着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，正微笑着把手搭在我的肩上。

只有在这个褪色的世界里，她才是完整的。我失去了色彩，但我找回了我的妻子。